

第四辑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 四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一年三月

目 录

回忆秋收起义（四篇）

- ……………何长工、张启龙、赖毅、**雷子权**（1）
回忆在贺老总指挥下的一次战斗……………李国良（20）

革命的良师

- 回忆任弼时同志对我的教育……………刘俊秀（28）
忠心耿耿为革命 全心全意为人民
——纪念陈正人同志逝世八周年……………刘俊秀（45）
忆陈赞贤烈士……………陈勉哉（67）
陈赞贤烈士在赣州……………何斌（75）

- 教名山——龙虎山略史**……………周沐照（80）
上清宫、天师府与张天师……………于一（96）
八十年前的南昌教案……………姚肖廉（108）
民族文化遗产必须抢救……………贾保胜（116）

- 我与张学良、孙殿英的若干往事……………丁希山（118）
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的史料调查……………朱春根（130）
解放前九江兴中纱厂简史
……………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厂史编写组（150）

插图：

- 陈正人同志遗像 陈赞贤烈士遗像（封二）
上清宫、天师府遗迹三帧（封三）

秋收起义和工农革命军的建立

何长工

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使我们党得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即掌握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于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毛泽东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英明论断。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决定实行土地革命，确定在湘、赣、闽、粤等四省举行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还奔走于湘、赣两省边界的平江、浏阳、修水、铜鼓等县之间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随后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使中国革命走上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占领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

我当时是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一个班长。警卫团在北伐战争中，是我们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所编成的一支部队。“马日事变”后这个团就组织招募委员会，在湖南、湖北招收在乡下站不住脚的工农革命积极分子、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到这个团里来，我大约七月初也到了这个团，编入了第五连任班长。我们这个团编得很大，我们一个连就有一、二百人，都是大革命时期县委一级干部，团长卢德铭曾任叶挺独立团的营、连长，系中共党员。还有很多是大学生，编得这么大就是准备拉走。我们一到部队就开始紧张的训练，准备革命的起义。

七月下旬，警卫团接到参加南昌起义的命令后，便乘船离开武昌，途中得知九江为张发奎部所占领，经九江赴南昌的路被切断。因此，船到湖北阳新县的黄桑口，便弃船登陆绕道武宁、靖安、奉新、高安等地。在武宁遇到同样去参加南昌起义被阻、从

永修涂家埠返回的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农军。这时苏先骏率领的浏阳农军已经安义、奉新、高安开赴铜鼓。警卫团离开武宁后，余贲民部便继续在武宁留了一段时间。警卫团到达奉新得知“八·一”起义部队已撤离南昌，到了赣南、粤北地区。这时朱培德还在樟树集结部队设防，并准备架设浮桥以对付我们。我军又返回奉新。在奉新有一个叫史保亭的连长，企图制造兵变，枪杀卢德铭同志，投靠反动派。这一事件被我们发觉后，即采取断然措施，逮捕了这个反革命分子，在奉新予以枪决，粉碎了这一反革命事件，巩固了军心，提高了指战员的觉悟。在奉新召开了会议，研究部队的去向，决定到湘、鄂、赣边境三省四面环山的修水整休待命。后经高安于八月中旬进驻修水。在修水我们赶走了邱国轩匪部，砸开了监狱解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个星期后，休整安排就绪，修水县城秩序井然，这时卢德铭、辛焕文、韩骏等三人离开了部队到中央请示工作，部队便由一营长余洒渡代理团长指挥。接着平江农军和崇阳、通城农军也都先后到达修水。这时国民党江西军阀朱培德派了徐景祥到修水去谈判，拉拢我们把部队带到永修涂家埠去整编，妄图一举歼灭我们。我们识破了敌人的诡计，也就将计就计，也派了宛希先同志前去谈判，以麻痹他们。谈判时借口部队连日来行军疲劳，拒绝开赴永修。为了蒙蔽敌人，趁机准备起义，提出了一个朱培德难以接受的受编不受调的难题，以拖延时间。部队驻修水期间在修水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下，还派了李腾芳营长率一营人配合当地农军打下了西乡一个姓曹的大地主，为修水人民除了一害。当地党和群众也在各方面给予部队以很大的支援和保护，如帮助部队侦察敌情，传递情报，老大娘、大嫂子帮助战士洗衣被，各种组织给部队送菜送粮，我自己在一个何家祠堂参加过一次群众的捐献大会，他们把义仓的粮食都捐献给了部队。因为我自己姓何，所以对这件事记得很清楚。

在卢德铭同志走后半个月左右，他便派了一个参谋带回一

信，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在原警卫团的基础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同志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同志为秋收起义总指挥，余洒渡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警卫团和平江农军编为第一团，团长钟文璋；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醴陵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团长王新亚；驻铜鼓的浏阳农军和警卫团一营编为三团，团长苏先骏；由罗荣桓同志做工作争取过来的夏斗寅残部编为四团，团长邱国轩；崇阳、通城农军编为师特务连，连长谭希林，党代表是罗荣桓同志。并叫我们准备好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的旗子、领章、袖章、印章等。旗子和袖章的图案还是当时师部副官杨立三同志和我在修水设计，并请人按图案制作的。于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便在内部正式成立了。我记得师部当时就驻扎在修水城内的商会里，团部驻在紧靠师部后面的山脚下的一所学校里，当时叫风猷书院。师部的左侧有一个庙（城隍庙），医疗队就驻扎在那里。再过去一点有一个冷家祠堂，就是师部特务连的驻地。部队到修水后还招了二百多名新兵，修水县政府法警队由于党做了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有二十多人参加了起义部队。新兵招募站就设在过浮桥后进城不远的孔庙里。师部机构比较全，下设有参谋、副官、军需、军械、医务、被服、经理，还有兽医等八大处，这是因为警卫团由武汉出发时，拖出的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司令部的几大处，原警卫团是没有这样庞大组织的。师部除住师的领导和警卫、勤务人员外，其它人都住在团部。我当时是师部参谋，杨立三同志是师部副官，也都是住在团部的。

起义前夕，师部在修水的山口主持召开了一个“山口会议”。我虽没有参加，但是我清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师的领导，还有一、三团营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整编会，会议决定将原警卫团的一个营由伍中豪同志率领充实第三团，加强第三团的基层领导，因为当时三团的战士还是能打仗的，但班排干部却有不少是地方的党政干

部，在指挥打仗上还缺乏实践经验。同时，为了加强部队中党的领导力量，把原警卫团的第五连——大革命时期是原工、农会的负责人，当时叫干部连，充实到各连，有的担任连长、副连长，有的担任连党代表。通过毛泽东同志和党的组织艰苦细致的组织准备工作，秋收起义的爆发已是箭在弦上了。起义前夕卢德铭同志已赶回部队，正式宣布就任秋收起义的总指挥。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震动中外的秋收起义首先在修水爆发了。卢德铭同志向部队讲了话，并带领大家庄严宣誓举行起义。在迎风招展的革命红旗指引下，手持各种武器，怀着祖祖辈辈做牛马的旧恨，和对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叛变革命的新仇，向国民党反动派和豪绅地主阶级展开了英勇顽强、气壮山河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页。

师部及所属一、四团在修水起义出发后，当天进驻渣津镇，在渣津召开了上千群众参加的大会，宣传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号召人民武装起来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第二天（也就是中秋节）拿下朱溪厂随即越过修平边界胜利占领平江龙门。当前卫部队一团二营与四团向长寿街出发，准备攻打长寿街时，军队行至距长寿十五里的金坪与湘敌何键部发生激战，收编的邱国轩四团趁机叛变，从左右两侧袭击我部，致使二营遭受损失，遂撤出战斗向浏阳方向转移，后经浏阳东乡的白沙到文家市与其它几支部队会师。

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不时送茶送水进去，知道一些主要情况。会上斗争是很激烈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大多数前敌委员，根据起义后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主张改变原来“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而余洒渡却顽固坚持继续攻取长沙，只是由于大多数同志同意毛委员的正确意见，才最后放弃原来冒险进攻长沙的计划。

九月二十日，部队从文家市出发，经过卢溪一战，总指挥卢

德铭同志光荣牺牲。后又经过三湾改编和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还研究了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有关问题，终于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胜利到达了茨坪，将革命的红旗插上了井冈山。从此，毛泽东同志就在雄伟的井冈山，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 黄兰整理）

回忆秋收起义

张启龙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蒋介石、汪精卫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而我们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又自动放弃革命的领导权，致使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在这革命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斗争的革命理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和随后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秋收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秋收起义时，我是浏阳县工农义勇队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潘心沅同志以浏阳县委书记的名义领导部队党的工作，苏先骏任队长。一九二七年七月×日，我们工农义勇队奉中央命令，撤离浏阳，去参加南昌起义，至平江县长寿街就和余贲民同志领导的平江工农义勇队汇合了，本来根据中央命令是要这两支队伍合编成为贺龙同志领导的二十军独立团的，后因苏先骏、余贲民同志之间意见不合，争持不下，于是率领各自的部队，赶去参加南昌起义。在长寿街曾向大商人地主筹了款，当初由苏先骏召集富户开会，限定他们几天之内交多少钱来，结果他们把这些钱摊给小商摊贩和其他群众，被发觉后又召集同样的会议，责成他们把钱退回一般群众，要他们自己拿钱来交，散会时把几个最富的留下，要他们家里拿钱来取人，这种办法当时叫“吊肥猪”。

离开长寿街后，我们和平江工农义勇队一道到了修水，在修水我们还用请伪县长、团防局长吃酒的会，乘机缴了县政府团防

局的枪支，藉以武装自己，后经武宁到了永修涂家埠，准备乘火车赴南昌，晚饭后，我部侦察人员获悉涂家埠火车站已经驻满了张发奎部队的士兵，南昌已去不成了，同时了解到南昌起义部队也已撤离南昌，向福建、广东那边开拔了，无法同他们取得联系，便经安义、奉新到达了高安（当时叫瑞州）。在高安休整了几天，部队追赶南昌起义部队不上了，今后到那里去，如何搞法等问题大家都很关心，也很苦闷。于是召集了党和团里几个负责的同志开会，在讨论中有的主张到浏阳北乡的道吾山，认为那里地形好，党和群众的基础也好；有的则认为那里靠近长沙，不好活动，不如到东乡的大围山，那个山相当大，通平江、铜鼓、浏阳几个县，山脚下有一栋三百六十间的大地主的房子叫城墙屋，可没收这间土豪的房子过冬。潘心沅说：“我们‘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意思是打游击）就可保存和壮大这支队伍。”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思想统一不起来，会议便决定潘心沅、李信、邓华生三同志去湖南省委请示，到安沅后，因潘在长沙不能公开露面，便留在安源，李信、邓华生同志遵照潘心沅同志告诉他们的联络点分别到了长沙，武汉均未找到党的关系，便回家乡闹革命去了。潘心沅同志在安源先找到了安源市委，以后又见到了毛主席，参加了毛主席召开的安源会议。潘心沅同志离队后，该团党支部以彭商仁为书记，我仍担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开始不记得是何人，张子清同志来部队后即担任此职。

在我们浏阳工农义勇队离开高安赴铜鼓途中，江西省委指示我们到莲花县去，说那里群众基础好，很富足，丰收一年可以吃两年，可以屯兵。后来又派同仁同志来传达江西省委指示，要我们暂时接受朱培德的收编，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一个团，由朱培德负担我们的给养，我们这时正要找落脚点休整，以等待上级的指示，便提出受编不受调的条件，他们接受了，就这样开到了铜古县城驻扎，在铜鼓我们每天都加紧练兵，上政治军事课。这个时候，平江工农义勇队，在离开涂家埠后，经武宁

和同样未赶上“八·一”南昌起义的我党领导下的武汉警卫团汇合，先后进入了修水境内。又以同样的策略编为省防军暂编第一师。这三支部队在毛泽东同志没有来到铜、修之前，互相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是各自为政的，直到毛泽东同志亲临铜、修后，即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一、三团。

毛委员参加“八·七”会议后到达了长沙。毛委员在湖南名声很大，在群众中威望很高，长沙很多人认识他。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毛委员白天在长沙不好行动，就利用长沙城内的敌军军官打麻将打得很晚，第二天早上起床很晚的机会，化装成北伐军的军官外出活动，敌军士兵见了，还向他敬礼哩！

毛委员在长沙的任务完成后，便到了安源，潘心沅同志就在这里见到了毛委员。

潘心沅等三人离开部队后，浏阳工农义勇队到达铜鼓决定继续派人寻找上级党和侦察敌情，这时其中被派往安源的刘建中和另一位同志也到了安源。一天，他们两人到工人俱乐部去看报，随后潘心沅同志也来了，首长看见了刘建中同志，于是两人到达一偏僻处，在互相介绍情况后，潘说毛委员已来到这里布置秋收起义，正要找我们的队伍，当即商定由刘建中二人带引毛委员和潘心沅同志到铜鼓找队伍。随后毛委员、潘心沅、刘建中等四人离开安源去铜鼓，刘建中两人化成肩挑小贩，在前面带路，毛委员和潘心沅同志走后面，中间拉开一段距离，不时回头看看。见到毛委员又继续走，走到浏阳和万载交界的地方，刘建中他们两人刚刚走过去，毛委员和潘心沅同志就碰上几个张家坊反动团防局的团丁，便进行盘问，因他们不是本地口音，又不是穿的工农服装，地方也不熟，便被扣留，在送往张家坊团防局的途中，毛委员选择有利地形，把数十元银元撒在路上，那些团丁见了雪白的银元，只恨爷娘少生了两只手，你抢我夺，那里还顾得上看人，毛委员便趁机躲进了一条两边茅草茂盛，通道迂回曲折的沟内，潘心沅同志为了掩护毛委员脱险便机智地向坡下草地跑了，

等团丁们把银元抢夺完毕，只见潘心沅同志还在跑，便抓潘心沅同志去了，虽回头找了几次，有时甚至走到毛委员身边，也未找到，团丁们一心以为毛委员已跑远了，也就只好作罢，就这样团丁把潘心沅同志带走了。潘心沅的长相有点傻里傻气，他便故意装傻。团丁把他带到张家坊团防局，问不出个所以然，仅从口音上听出他是崇阳北乡人，便派两个团丁把他送往浏阳县去。两个团丁以为他真傻，一路上对他也不在意，在离浏阳县城二十五里的炭棚附近，上面是山，下面是河，是个好逃走的地方。潘心沅假称要解手，团丁信以为真，告诉他：“前面就是茶亭，你解完手到茶亭来，我们在茶亭等你”。潘心沅满口答应：“我就来”。等团丁走到看不见时，他就往山上一爬跑了。团丁等了好一会不见来，跑回去一看，人已无影无踪。这时已是下午了，潘心沅趁着黄昏时节，潜入浏阳城一个亲戚家，躲了几天，直到秋收起义时第二团攻克浏阳，才同王新亚同志一起撤出浏阳城，以后到北乡发动游击战争，一九二九年当中央巡视员，曾被派到中央苏区巡视，当过黄公略六军的政治委员，三〇年五、六月打下浏阳城，不久离开部队回中央时，在九江被捕牺牲。

刘建中两人过了浏、万交界处后，久不见毛委员和潘心沅同志前来，心中十分焦急，急忙回铜鼓报告，大家听后都大吃一惊，急忙开会研究补救办法，直到深晚也议论不出个道道来。第二天，胡乱吃点早饭，徐麒（工农义勇队党代表），彭商仁、刘建中和我几个人又在肖家祠二楼上继续进行分析研究，还是拿不出办法来。正在这万分焦急，苦恼异常的时刻，突然，门卫送了一张条子来，打开一看，“毛泽东”三个字映入眼帘，大家那种欢喜若狂的情景，是难以用语言文字形容的。三步并作两步走，兴高采烈的去欢迎我们敬爱的毛委员，毛委员也笑容可掬地向我们点头致意，亲切握手，还谈笑风生地把脱险后遇到一个农民不仅供给食宿、草鞋，还指引道路胜利到达铜鼓的经过谈了一遍。毛委员的到来，为我们扫除了烦恼，树立了信心。真是喜出望外

的大事。在这里应该提到的，是苏先骏那个家伙，不知是什么心肠，对毛委员和潘心沅同志的不幸失踪这样的大事，无动于衷，不参加大家的讨论，毛委员安全来到我部时，他正在介绍一个在国民革命军做政治工作的人担任团的政治处主任，继续开他的会。他的这种令人可恨的不欢迎毛委员来部队的态度，是同他在秋收起义后不久在武汉写的《关于秋收起义湖南浏、平军事经过报告》中写着“十日毛泽东同志来铜鼓”完全违背事实的话是相吻合的。

毛委员是在秋收起义的前几天到达铜鼓的。具体那一天记不起来了。毛委员到达铜鼓的当天下午，就向我团负责人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要搞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举行秋收起义，讲了湖南省委会议和安源会议关于秋收起义的布置等，并了解了我团情况。第二天毛委员就由苏先骏陪同到驻扎在修水的武汉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中，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他来的任务，还了解了情况，交换了意见，整整忙了一、二天，然后亲自召集修、铜地区三个部队中的前敌委员在修水的山口镇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一，决定将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在修水并审查通过了军旗图案；二，调整了部队，为了加强对各路起义部队的军事领导和指挥，决定将原警卫团中伍中豪营充实铜鼓的第三团，警卫团其余部队同平江工农义勇队编为第一团，安源工人武装和萍（乡）、醴（陵）、安（源）、莲（花）、衡（阳）的农民自卫军统编为第二团；三，确定宣布了师、团长的任命：师长、余洒渡、副师长余贲民、一团长钟文璋，二团长王新亚，三团长苏先骏，四团长邱国轩；四，具体研究布置了攻打平、浏两路的暴动。山口会议后，毛委员同苏先骏一道回到铜鼓。指挥三团行动，苏回铜鼓后，即向我们（还有彭商仁同志）表示对余贲民当副师长很不高兴，发牢骚说：余洒渡当师长还可以，余贲民当付师长我就不满意。这是因为从浏阳、平江两支工农义勇队在平江长寿街起，苏先骏和余贲民就争个人地

位，谁也不服谁。以致没有编成二十军独立团，就是三个部队虽然靠近驻扎修、铜一带，也是谁也领导不了谁。毛委员在三个部队中和战士中本来就有崇高的威信，这次又是代表党中央来的，尤其其他善于用马列主义说服和团结这三个部队的领导干部，于是在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下编成一个师，举行秋收起义，就是苏先骏这样的人，也只能在背后发发牢骚。毛泽东同志的到来，挽救了这支部队，使部队走上了光辉胜利的革命道路。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一、四两团和师部在修水举行起义，在进驻渣津、拿下朱溪厂、占领平江龙门的连战皆捷的大好形势下，当部队进至离长寿不远的金坪时，敌人在前面增兵一团，改编的第四团邱国轩部又突然叛变，袭击我部，致使腹背受敌。激战两小时逐步撤出战斗，向浏阳方向转移，后按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会师文家市。

十日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原准备沿株萍铁路向长沙进军，在醴陵受阻而改变为打浏阳城。攻克浏阳城后，由于主要领导者的麻痹轻敌，致使部队在遭敌袭击时毫无准备，被打得溃不成军，损失惨重，只有王新亚、潘心沅率领百十来人冲出包围准备和一、三团汇合，后由于王新亚带领少数人潜逃，这支队伍也就全散了。

十一日，毛委员亲自率领第三团在铜鼓举行起义，当天打下白沙，第二天又乘胜占领东门，连战皆捷，真所谓“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占领东门的第二天毛委员亲自召开团的负责人会议，布置和教导我们发动群众，恢复农民协会，打土豪劣绅，没收其粮食、财产分给群众，毛委员还亲自起草标语口号，接着便研究攻打达浒的方案。正当会议进行之中，从东门溃退达浒之敌勾结地痞、流氓，由本地一个反动分子带领，从小路偷袭蜂涌而至，由于敌情不明，敌人又占据有利地形，得以充分发挥火力。我军指战员，虽然大多数都在自动作进攻达浒的战斗准备，一声号令即进入战斗，迎击来犯之敌，终因处于不利地位，经过激战，我军便撤离东门，转至上坪。

至上坪的当天晚上，毛委员即召开了负责人会，决定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退却，各路部队到文家市会师，并当即写信通知一团。九月十九日，一、三团会师文家市。在文市里仁小学的一个教室里，毛委员亲自主持召开了扩大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会上就部队的去向问题展开了争论，毛委员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说明当时阶级力量对比，敌强我弱，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应该到敌人力量统治薄弱的地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毛委员高瞻远瞩，深入浅出，富于说服力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会议最后否定了余洒渡等人“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主张，通过了向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进军的英明决策。

九月二十日，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上，沐浴着金色的阳光，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威武的战士们整齐的集合在操场上，毛委员在全军大会上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之后，接着宣布了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的命令。至今引为遗憾的是我当时正在打摆子，没有参加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二十一日部队到达萍乡卢溪，二十二日早晨，我部在卢溪刚准备开拔时，又遭到敌人的袭击，总指挥卢德铭同志（到修水后离队到中央请示工作，于起义前夕回到修水参加了起义，）率领后卫部队英勇抗击敌人，不幸光荣牺牲，我部在蒙受相当大的损失后，终于冲出了重围。

我、彭商仁还有黎保和陈×（后在游击战争中牺牲了），从到文家市起就患了疟疾，在请示毛委员后还是跟着部队走了，后来来到莲花县境内某地，因当时部队战斗频繁，生活艰苦，医疗条件差，我们还是因病掉队了，以后部队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 黄兰整理）

秋收起义在修水

赖 毅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组织了秋收起义。我在修水参加了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并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的鄱县水口，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虽然事隔半个世纪，但至今回忆起来，仍感到无尚的光荣和幸福。

一九二六年我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北伐军中搞宣传工作，并受军训半年。随北伐军攻克武汉后，看见到处都贴着标语，这里欢迎蒋介石，那里欢迎汪精卫，还有欢迎什么张静江，心里就很不舒服。不久，宁、汉分裂对立，部队中的党代表也都不存在了。我看到这些情况不对，就愤然离开部队，回到家乡湖南平江，组织农民自卫军，搞工农运动。

一九二七年的七月，余贲民带领平江工农义勇军到修水和浏阳的工农义勇军汇合，编为贺龙的二十军独立团，去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我被留在乡下搞地方工作。不久，环境进一步恶化，在乡下蹲不住了，就经平江的龙门场、修水的渣津、马坳到了修水县城。同我一起到修水的有三个人，都是党留下来搞农运工作的干部。当我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山城时，在不很远的地方，就有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新兵招募站”映入眼帘。我们打听清楚，这就是党领导下的武汉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因来不及赶上南昌“八一”起义部队而返回修水驻扎。我真是喜出望外，很快就报了名，真有点象孩子回到了久别的母亲身旁，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和依偎之情。

我刚到修水时，开始分在二连当兵。因我在北伐军中受过一

定的军事训练，军事基础知识掌握了一些，三天后就被调到特务连当班长。特务连是驻扎在离师部不远的冷家祠堂里，是由湖北崇阳、通城两县农军组成的。连长是谭希林同志，党代表是罗荣桓同志，连部扎在下堂前进门右边的一个房间里。当时生活是很艰苦的，连长他们下门板睡觉，我们这些战士就铺些稻草，分排、分班睡在地下，被子是用灰色布做的夹被。我到修水住了十几天时间后，就举行了秋收起义。

部队在修水驻扎期间，在修水的西乡打了一个姓曹的大土豪，是派李腾芳同志带一部份战士去的。去了几天就打下来了，缴获了很多的粮食、钱，还有几匹马。除一部份留作军响外，大部份分给了穷苦老百姓。在修水我记得主要是搞军事训练，因为部队包括武汉警卫团和各县的工农义勇军，军事素质较差，天天三操两讲。（三操，早上、上午、下午出操，二讲、上下午各一堂军事或政治课），军事训练内容除队列训练外，还有瞄准射击，投弹拼刺刀，训练地点以连为单位在各连驻地的操场或比较开阔的地方。政治课除讲授革命道理外，还教唱一些革命歌曲。我们的连长谭希林同志是个年青人，爱动、爱唱，整天蹦蹦跳跳，他就经常教我们唱歌，我记得当时最爱唱的歌有《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和《工农暴动歌》。

驻扎修水的师部和一团武器装备是齐全的，战士使用的全部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各营、连还配备有轻重机枪。部队的给养，一是武汉警卫团从武汉带来了一些，二是在修水打土豪搞了一些，三是县城商会筹了一些款。在修水我们添制了大批衣被，从头到脚都穿的灰色军装。部队还有几匹马，首长们很少骑，常常拿来驮东西或给伤病员骑。

武汉警卫团和平江农军在修水驻扎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开始是以“国民革命军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名义驻扎的。用这个番号，主要是缓和同江西军阀朱培德的关系。当时用的印鉴是长方形的，我刚到修水时从余洒渡，余贲民二人签署的布告上看